

23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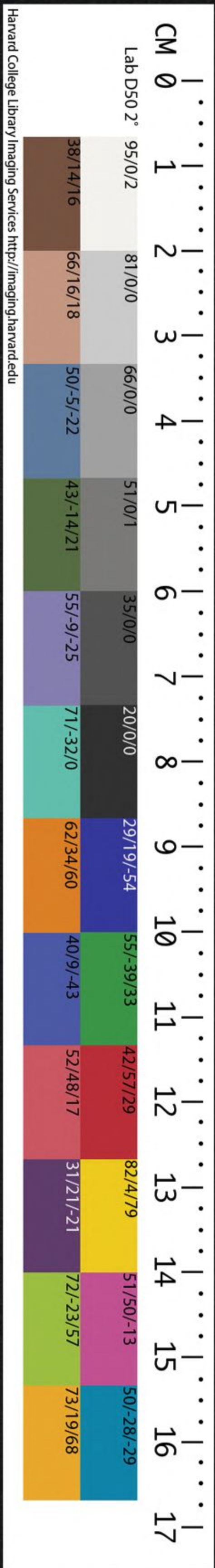
JAN 6 1936

T 110.7111.41E



十三經註疏

詩經十一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毛詩經傳卷第十一

卷第十一

卷第十一

毛詩小雅

鴻雁之什詩四首第十八

鴻雁 小雅 卷第十一

大集之類下於其類不待其類

官匪之故而於其類

也其類大則於其類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鴻雁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

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

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是務。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徐又棘水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鴻雁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正義曰作曰寡。鴻雁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為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一句是也。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為始先陳王殷勤為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為節文之始故不同也。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厲土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土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土之烈者

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而先上之道知以安集眾民為始者以宣王據政而起明宣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

也。云鴻雁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

有道。肅所六反。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侯伯

卿士也劬勞病苦也。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

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

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憐

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云爰曰也王之意不徒

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

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

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矜棘水反喪息浪反令力呈反賙音周救也餼許氣反

**鴈**鴻雁至鰥寡。正義曰言鴻雁避所忌就所欲往

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

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

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

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

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已當

行焉。大曰鴻至寒暑。正義曰鴻雁俱是水鳥

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雁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

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雁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

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

與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

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

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  
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  
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云歲者  
巡守之明歲以為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  
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  
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  
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  
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二名也  
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  
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  
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  
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  
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  
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  
使廢于存省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  
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脩  
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  
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庶民曰

行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  
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  
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  
伯耳。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  
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則宜  
賙餼之賙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  
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為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  
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  
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  
亦宜哀焉。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  
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賙餼之言收  
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  
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筴別言之。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  
中也。云鴻雁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  
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傳**

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箋**

云侯伯卿士又於壞滅

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

○垣音袁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傳** 究窮也

云此勸

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

○究居

鴻雁至安宅

正義曰言鴻雁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于澤中得其

志也以與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

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

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

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

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

故陳辭而美之。○**傳**一丈至為堵。正義曰板堵之

數經無其事七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

又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

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

廣二尺也。○**箋**春秋至六尺。正義曰傳以一丈為

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

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

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

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

5

據之文也土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然云此之子所未至者○ 啓本又作噉五刀反聲也維此哲人

謂我劬勞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

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宣示也

謂我役作眾民為驕奢

### 鴻雁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

央之時間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

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

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

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眾為明箴之金反諫誨之辭朝直遙反下皆同

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

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

為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

未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

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

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湯沮洳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



諸侯至早晚。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為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為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為箴也。

**夜如何其**

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

問早晚之辭

其音基辭也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

**聲將將**

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

**鑣聲**



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

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

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

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本或作鏘注同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且鏘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

據夜如至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反。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上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傳**：央旦至大燭。○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云：央旦，水且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昏似幼旦，似

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一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菁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以艾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

**聲噦噦** 艾久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艾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 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晰本又作折之世反

呼會反徐又呼惠反 艾所銜反先蘇薦反 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為旦也若以夜未久則初昏之辭時也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艾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艾猶初昏也艾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 輝光也 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

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鄉許亮反字又作嚮輝音暉別彼列反旂音祈

庭燎三章章五句

泗水規宣王也

**○**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

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泗縣善反徐莫顯反

**○**

泗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

周備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為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

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譖佞皆規王使為善也

**○**規者至盡規。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

以此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為恩貌不嚴肅故

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

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義

泗彼流水朝宗于海

**○**興也泗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

宗 **○**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

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朝直通反注皆同

見賢通反下文同 駢彼飛隼載飛載止 **○**云載之言則也言

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

自由無所懼心也 **○**駢惟必反 **○**隼息尹反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

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 **○**云我我王也莫無

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  
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  
道資於事父以事君而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  
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  
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爲今更不然  
駭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  
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  
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爲邦君  
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爲  
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若然則誰無父  
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爲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  
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水  
猶有所朝宗。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  
宗况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

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  
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爲朝宗也禹貢亦云  
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與楚  
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  
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  
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  
故云著義也。水邦人至父母。正義曰尚書云我  
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  
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貴之  
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以同姓爲親故先責兄弟  
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  
姓諸侯總責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  
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  
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  
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箋云水  
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水  
**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水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  
及古閣

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湯失羊反駢彼

飛隼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云則飛則揚喻

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

不可弭忘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云彼彼諸侯

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蹟井亦反弭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

流漫溢無所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

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放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

又不事侯伯駢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

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與彼自恣之諸侯則已

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

道之諸侯為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為之憂

矣不可止而忘之言放縱無所入正義曰言

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

無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

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

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亦云王與侯伯

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故衍無所入集

注云放恣駢彼飛隼率彼中陵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

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

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懲止也

云訛為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

怨咎安然無禁止好呼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疾

正不能察讒也云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

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  
與侯伯不當察之○惡鳥**○**駘彼至其興○正義曰  
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  
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  
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  
時不令之小人為詐偽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  
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  
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  
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王  
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  
上欲規王令禁察之。**○**○好詐至怨咎**○正義曰**詐  
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  
易其辭鬪亂二  
家使相怨咎也

###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草木疏云○正義曰  
鶴鳴聞八九里。**○**○鶴鳴二章章九句。**○**正義曰  
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  
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  
敘者觀經  
而異文

###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與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  
也○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

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與者喻賢者雖隱居

人咸知之

○九臯音羔韓詩云九臯九折  
之澤聞音問下同數色圭反

魚潛在淵

或在干渚

**○**

良魚在淵小魚在渚

**○**

云此言魚之性

寒則逃於淵淵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

出在時君也○見賢遍反

治直吏反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

維

**傳**

何樂於彼園之觀乎釋落也尚有樹檀而下

其釋

**傳**

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

有樹檀檀下有釋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

以往也

○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檀音壇釋音託觀古亂反下同朝直遙反

山之石可以為錯

**傳**

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

可以治國

**傳**

云他山喻異國

○錯七落反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乎故

反琢涉

**傳**

鶴鳴至為錯。毛以為言鶴鳴於九臯之

1

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廷之間賢

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

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於淵者或在於渚者小

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

有能深於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

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逃遯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

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

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

木之釋我所以觀焉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

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

以社也王得賢則為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

非但在朝為人所親又他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

以為錯物之用與異國沉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為

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

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為家畿外亦得

為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為異餘同。臯澤至鳴

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臯者然則

明深九次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為

及古閣

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機疏云鶴形狀大如鶴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唯者聲差下今英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良魚至在渚。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此言至則出。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云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云時寒則魚去

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惡木也。上章上檀下蘄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木也以

也。上章上檀下蘄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木也以

也。穀惡木。正義曰以上檀蘄類之取其上善也。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錯也。錯也。

###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

圻畿同。祈勤衣反。祈父三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二章皆勇力之士責

祈父之辭率此以刺王也。祈父至畿同。正義曰下傳以圻父為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

及古



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背之猶人背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彈置之空彈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正殺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若樂為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云此司馬也

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

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

○壽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下

**恤靡所止居**

恤憂也宣王之木司馬職廢羌戎為



敗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

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

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干

敵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

爪牙之士

○為王于偽反下母為父同



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

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

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此司馬至之士  
○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其掌封畿  
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  
也言古亦謂司馬為圻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  
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  
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  
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  
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  
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  
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  
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  
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  
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  
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  
悵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  
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  
於其中五兵者弓矢受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

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宣王至為敗。○正義曰周  
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  
戊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  
姜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  
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  
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  
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  
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  
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我乃至之  
士。○正義曰鳥獸用爪獸用牙已防衛已身此人自謂  
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閑守之衛者謂防  
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而言胡  
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  
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  
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  
其屬有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  
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  
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

桂桓也然則為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  
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  
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  
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  
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  
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  
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  
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上當為王閑守之衛也此勇  
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軍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  
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為車右蓋使之為步卒  
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  
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  
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  
公諫而不聽二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  
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  
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  
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  
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

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  
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  
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  
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予王之爪士傳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傳底

至也履反祈父亶不聰傳亶誠也旦反胡轉予

于恤有母之尸饗傳尸陳也熟食曰饗傳云已從軍

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供九

羊亮傳祈父至尸饗。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


反傳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

汝若聰慧何為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  
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傳熟食  
曰饗。正義曰對例則饗為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  
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傳已從至供養。正義曰

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  
母為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  
舉此以刺不得為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  
詩曰有母之尸饗謂陳饗以祭志養不及親使為論  
饗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  
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為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留賢也

五尺以上

駒曰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宣王之末

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絆維繫也

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

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

良反繫陟立反徐又下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

何遊息乎思之甚也

皎至逍遙。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賢人乘

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

中之苗我則繫絆之維持之謂絆繫其馬留其人以

久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

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遊息乎不知所適言

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

曰耕則繫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其勒也。食我場中之苗。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為墀季秋除圃中為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繼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

以永今夕。藿猶苗也夕猶朝也。郭反。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飾也。云願其

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彼義

反徐音奔毛鄭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公爾侯邪

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音洛。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慎誠也。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

不得見自訣之辭。遁字又作遜徒遜反徐徒損

皎皎至遁思。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

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

既願而來即責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

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

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之

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

之辭也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賁賁

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日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艮為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是也此賁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

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

人其德如玉然

○芻禁俱反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云

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

○母音無本亦作無

毋字與父母之字不

皎皎至遐心○正義曰言有

同宜詳之他皆倣此

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

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

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又言我思

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

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

之心已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以恩責之黃音信不

絕○團空大○正義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

故六空大非訓空為大柔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

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道遙及於

焉嘉客為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

注皆然

###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

之不固

○聯黃鳥三章章七句○刺其至不

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

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

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

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

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

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

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為男女之事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

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啄

反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穀善也傳云不肯以善道

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

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傳云言我復反也○妃音配

黃鳥至邦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集于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

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敢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噉食今夫禁已即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也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傳不可與明夫婦

之道傳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傳

婦人有歸宗之義傳云宗謂宗子也傳不可至諸兄

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為異傳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

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  
夫婦之道也。明當為盟盟信。正義曰易傳者  
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  
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  
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  
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泣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  
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  
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  
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婦人有歸宗之義  
。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  
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  
者傳曰何以蕃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  
服蕃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  
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  
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  
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  
**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處居也。甫反。栩况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傳諸父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

政多淫昏之俗

**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刺

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

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為嫁娶之數謂

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  
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為數也今  
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  
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

有二娶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廢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總一國之事而為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樗惡木也

**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

婿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

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蔽必制反徐又方四反芾方味反

樗勅書反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畜養也云宣王之末

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疏我行至邦

為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樗

之惡木以與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

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

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勅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

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

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

時為異餘同。**傳**樗惡木。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薪薪惡木也毛以秋冬為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箋**樗之至責之。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禾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婿之父相謂為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我止有姻唯據婿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遂惡菜也

**箋**

云遂牛藟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遂初六反本又作藟藟本又

作藟徒雷反

**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傳**

復反也

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藟

**我行其野言采其藟不思**

**舊姻求爾新特**

**傳**

藟惡菜也新特外昏也

**箋**

云藟藟

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藟之時以

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

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

○藟音福藟音

富女並音汝媵音孕又繩證反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傳**

祇適也

**箋**

云

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

異於人道言可惡也

○祇音支惡鳥路反

**傳**

不怠至以異○正義曰娶妻者受之

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為妻汝何不

息億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

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為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

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借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

**傳**藟惡菜新特外昏○正義曰陸機疏云藟一名

藟幽州人謂之燕藟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嗽之

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

通故外來之婦為外昏也○**箋**不以至媵之○正義

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

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

毛詩流

卷上之三

及古閣

無肯勝之故獨來耳  
非謂當有姪妙勝也

###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 斯干宣王考室也



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

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

爨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又祭祀先祖

○佼古卯反爨許斯反



斯干九章

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

八章卒章章七句○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

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

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

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故鄭以為亦脩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

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

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

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

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

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

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

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

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

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

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為釁禮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為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為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釁而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剖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豕豚為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禮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為歡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廟之云鄭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為築宮廟廟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

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傳**

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

深遠也

**箋**

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

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

○秩直乙反澗

音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傳**

苞本也

**箋**

云言時民殷眾

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栢之暢茂矣兄及弟

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傳**猶道也

**箋**

云猶當作瘡瘡

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報反猶

毛如字鄭改作瘡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

羊主反詬呼豆反與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

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

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

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

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

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

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為異餘同

**傳**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于為澗正以秩秩

宜為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為

澗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

鴻之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國以至孑

引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

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為體正謂民

間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言時民至茂

矣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

筍叢生而本概於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為喻其實竹

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故

好呼

報反猶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澗澗

三言

卷之二

及古閣

及古閣

毛詩疏

西南其戶

**傳**西鄉戶南鄉戶也

**箋**云此築室者謂築

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妣姜嫄也

先祖也

似毛如字妣必履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

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

**箋**云似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嫄也

妣姜嫄也

對文言無相猶矣

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

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

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

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嫄也

似毛如字妣必履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妣姜嫄也

先祖也

似毛如字妣必履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對文言無相猶矣

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

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

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

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嫄也

似毛如字妣必履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對文言無相猶矣

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

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

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

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嫄也

似毛如字妣必履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對文言無相猶矣

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

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

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

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嫄也

似毛如字妣必履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對文言無相猶矣

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

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

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

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嫄也

似毛如字妣必履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對文言無相猶矣

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

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

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

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嫄也

似毛如字妣必履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對文言無相猶矣

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

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

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

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嫄也

似毛如字妣必履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對文言無相猶矣

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

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

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

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嫄也

似毛如字妣必履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築室百堵

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  
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  
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鄉本  
同許亮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云爰於也於是居於  
反下同音洛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似續至爰語。毛以為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  
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  
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  
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  
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為  
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  
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  
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為西其戶比宗廟路寢之室

為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祭及  
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  
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  
以言耳。似續至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  
不須重文故似讀為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  
之直讀為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  
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  
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  
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知巳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  
妣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  
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  
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  
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閔宮生民說姜  
嫄生后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  
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  
祖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  
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

○傳西至鄉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為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曰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髮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髮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髮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髮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髮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臥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

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為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此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錡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西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其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



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為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入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窻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靡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服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裸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為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

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土之亂宮室毀壞堯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故知為明堂制也。於是至安樂。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約之閣閣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椽之橐橐**

**傳**

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

**傳**

云約謂縮板也椽謂搯土也

○閣音各椽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拆縮所六

反搯呂忱丈牛反沈呂菊反說文音勅周反引也從手雷聲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



芋大也



云芋當作撫

撫覆也

寢廟既

成其牆

屋弘殺

則風雨

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

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

去也芋毛香

于反鄭火吳反或作吁殺所界反

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稱尺證反

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

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土於板

以杵椽築之皆橐橐然用力

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若王

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

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

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

也鄭以為宮宗廟羣寢下句君

子之所覆蓋為異約謂至搗土

正義曰縣云縮板以載是鄭所

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

今之牆祗也此椽之橐橐猶縣

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為用力

如椽杵之椽正謂以杵築之也

言椽謂搗土者取壤土投之板

中搗使平均然後椽之

也搗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

手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

也搗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芋大。○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傳**芋當至覆蓋蓋。○正義曰芋當作撫讀如亂如此撫以聲相近故誤耳撫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為君子所升攸寧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君子所覆故云其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類上去鳥鼠除**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疎**翼爾風雨之勢同也**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傳**棘稜廉也**草翼也****傳**云**疎**栗**勇反****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傳**棘稜廉也**草翼也****傳**云

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草張其翼

時○棘居力反韓詩作杵枒隅也旅卽反草如字韓詩作勒云翅也稜力登反挾子沓反又子協反又

音協肘**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傳**躋斗也**傳**云伊洛而張九反

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



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熒熒然皆寬明之貌

○噲音快正音政噦呼會反冥毛莫形反鄭莫定反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香

熒音謂呂忱 君子攸寧 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

燕息之時 其宮寢之前庭也 有覺然高大者其宮

寢之楹柱也 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

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讓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

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

有禮君子所以安也 鄭以為言寢室 頌頌然其庭

平正有詢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

其晝日居之也熒熒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書

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 有覺言高大 覺

直正義曰覺之為訓為大為直故禮記注云覺大

也直也傳以屋之為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為善貴

於詢直故異訓也 正義曰正長冥幼 正義曰正長釋

諸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

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

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

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

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為冥窈於義實安但

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毛說冥所以得為幼

者郭璞曰幼釋者冥昧也 噲噲至之貌 正義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

之義故以正為畫冥為夜快 快熒熒為宮室寬明之貌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

安燕為歡以樂之 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

實非也鋪音吳反又音 乃寢乃與乃占我夢 言善

之應人也 云與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 對之應吉

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云熊羆之獸虺蛇之

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

虺許鬼反蛇市奢反

下

至維蛇。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篔簹席乃

與羆臣安燕為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於乃於

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

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

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文大人占之

乃是他人為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

後占之為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

為燕與否未可明也。莞小蒲至落之。正義曰

釋草云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

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

苻離西方一名蒲用為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

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麤故得

為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

在下美者在上一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維純如

茅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

之席也竹筵曰筵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

筵也且詩每云筵第用為車蔽是竹筵可知以此考

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為寢室既成鋪席與

羆臣安燕為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篔簹雖

是與羆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在席亦當然也士

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篔簹在初則平常皆莞篔

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篔同。言善之

應人。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

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

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熊

羆至吉祥。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謂之獸虺蛇

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

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

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脚猛戇多力能拔樹木關西

呼曰貍羆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

此日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文  
經文間有毛似猪鬃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寸一名  
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  
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  
魚亦蟲之屬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  
子之祥

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  
熊罴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

故為生女○大音泰  
後大人同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

占之明其法天人所為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古之聖  
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

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  
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

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微祥侮  
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罴大較是山獸

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訐訐有熊有罴秋官  
氏注云熊罴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  
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云男子初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

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

漸○衣於既反注衣以裳  
下衣之褻同璋音章

**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家室**  
君王

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  
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

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嗶音橫華彭反沈又呼  
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自

乃生至君王。毛以為王前夢熊羆果有效驗。乃生男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為卑。下璋見效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大。嗚嗚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之內。或為諸侯之君。或為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為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傳半圭至之職。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也。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棧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男子至有漸。○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楊楊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書曰。衣也。一畫。夜明取內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楊。明當主內事也。

女子弄之。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珪。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嗚嗚則此所陳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為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恆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禪。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芾者。至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為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內封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為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也。舉其大色。皆得為朱芾也。

衣之褻載弄之瓦

**傳** 褻褻也瓦紡塼也

**傳** 云臥於地

卑之也褻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褻他計反韓詩作褻音同褻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為褻紡芳罔反塼音專本又作專無

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

**傳** 婦人質無威儀

也懼憂也 **傳** 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

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

遺父母之憂 **傳** 詒本又作貽以之反遺也懼 **傳** 乃生

詒懼 **傳** 毛以為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

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褻衣則玩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

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為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 **傳** 鄭唯以儀

為善為異餘同 **傳** 褻褻也瓦紡塼也 **傳** 正義曰書傳

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褓縛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

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

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為下飾則褻不必

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褻制方令女子方正事

人之義 **傳** 婦人質無威儀 **傳** 正義曰以婦人少所

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

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傳** 儀善至非婦人 **傳** 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孝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傳** 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



與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疏**無羊

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

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

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

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屬

王至之數。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

本厲上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

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

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

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

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

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

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為豕

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

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

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

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

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

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

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

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

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

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

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

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其主以祭祀為重馬則祭

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

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傳**黃牛

黑脣曰犉 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

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

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犉者九千頭言其

多矣足如古也。○犉本又作爾羊來思其角濺濺。○傳

聚其角而息濺濺然。○傳云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濺

本又作解亦作戢。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傳呵而動其

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呵本又

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傳黃牛黑唇曰犉。○正

江東呼齡為犉音漏洩也。○傳義曰釋畜云黑唇曰犉

傳言黃牛者以言黑唇明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

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唇曰犉。○○女

宣王至如古。○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維

羣九十其犉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

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

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

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犉

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或降于

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動也云言此者美其

無所驚畏也。○訛五戈反又五何爾牧來思何蓑何

笠或負其餼。○傳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河何可反又音

戈反草衣也。笠音立。餼○音三十維物爾牲則具。○黑毛

音侯揭音竭。又其謂反。色者三十也。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

素則有之。○素色○○傳蓑所以至禦暑。○正義曰蓑

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

蓑注俱以為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笠同。橐車

所載橐車潦車也。為雨而設故不同也。○○傳異毛色

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 云此言牧人有餘

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 蒸亦作捕音步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 矜其冰反

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 騫起度反

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肱臂也升升入牢也

言授馴從人意也 麾毀皮反肱古弘

本亦然集 注虧作曜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旒矣 正義曰定

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反夢見旒與旒占夢之官得

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 旒音光 大人占之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陰陽和則魚衆多矣 云魚

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

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 養羊亮反下 旒

維旒矣室家溱溱 溱溱衆也旒旒所以聚衆也

云溱溱子孫衆多也 溱側 牧人至溱溱 正義

復為王興夢夢見衆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旒維

旒矣牧人既為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

之於王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

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旒維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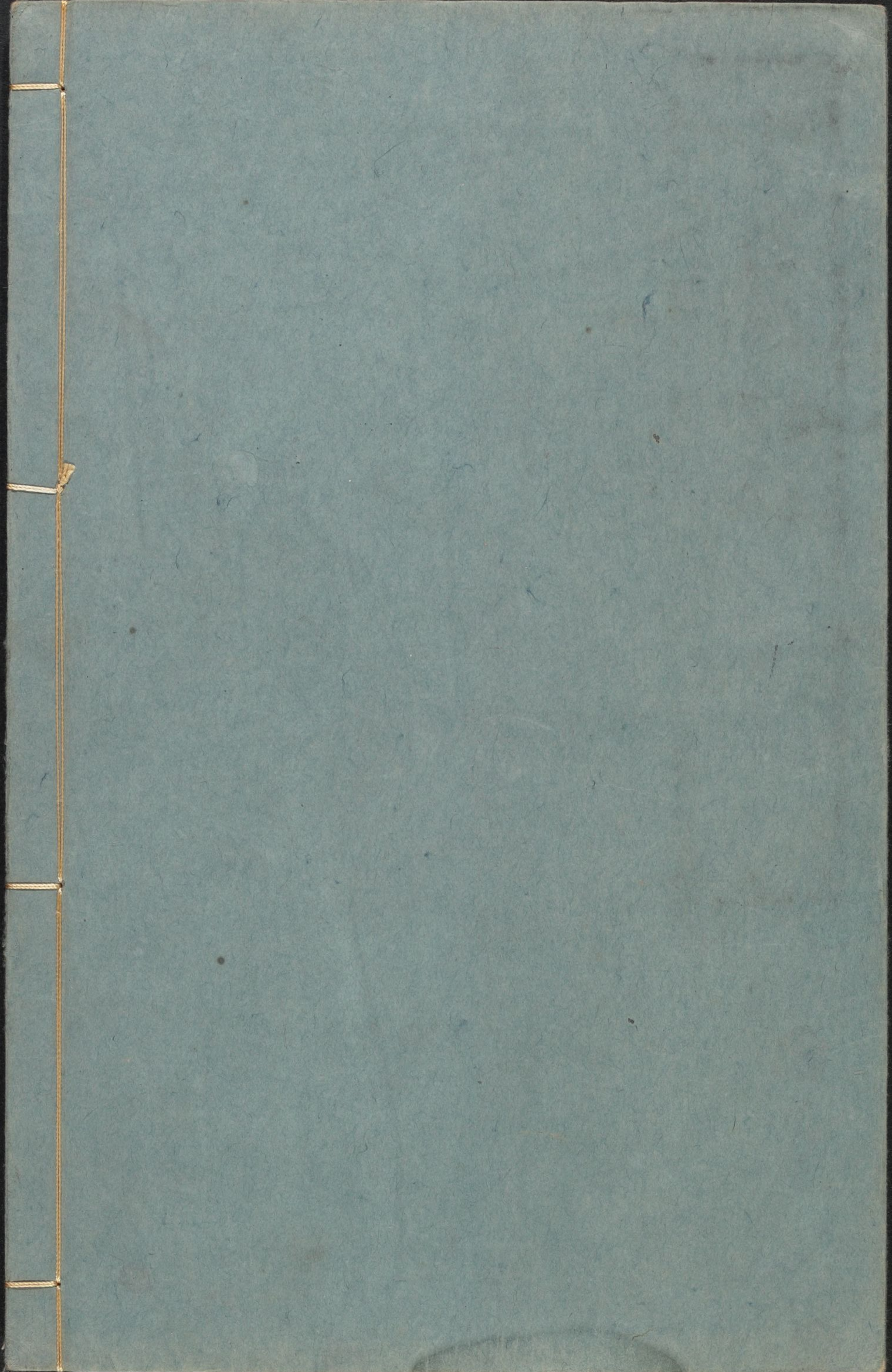
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  
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  
夢知其為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  
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為國夢者  
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占夢  
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眾之祥故知以  
占國事○陰陽至眾夢○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  
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眾維魚矣乃  
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眾解人  
共捕之意○魚者至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  
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  
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眾人相與捕魚  
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  
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  
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  
五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為鼈鼈鼈蟹  
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  
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為水二侵澤則豚

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  
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  
與此非皆以豕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則澤  
及民觀象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 無羊四章章八句

###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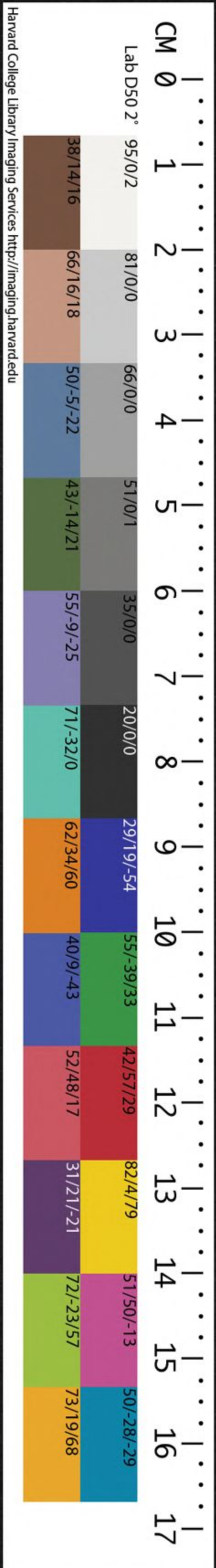




24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JUAN 6 1936

T 110.7111.41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